



# 又是一年春柳美

羊白



柳是早春的使者，万物复苏的见证。柳条和燕子，几乎就是春天的剪影，如孺皆知，并深爱之。这当然有贺知章的功劳，在人才济济的唐朝，他的名气虽不大，却在柳树与春色之间找到了最完美的表达，单一首《咏柳》，足以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流芳千古。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这婆婆迷人的春色，这生机盎然的图画，任谁读了都会神清气爽，精神为之一振。

柳咏咏春的佳作数不胜数。其中脍炙人口的有杜甫的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；韩翃的“春城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斜”；陆游的“红酥手，黄滕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”等。

古往今来，柳树都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树种。无论是皇宫大院还是穷乡僻壤，到处可见它婀娜多姿婆婆秀美的身影。柳树极易繁殖，折枝插条即可成活，而且适应性强，无论是江南还是塞北，坡坎还是水边，都能很好地生长，即便是酷热的沙漠，也有倔强的沙柳和红柳。

柳树有多种，而其中以垂柳最美，最具代表性。如果说高大挺拔的白杨是树中的大丈夫，那么柔弱无骨的垂柳则是树中的小女子。垂柳的妩媚，首先在于它纤细柔长的枝条，仿佛是温情的手臂，又像是一头正在洗洗的秀发，悠长地垂下来，在水边照影，在风中摇摆，其迷人的样子风情万种，惹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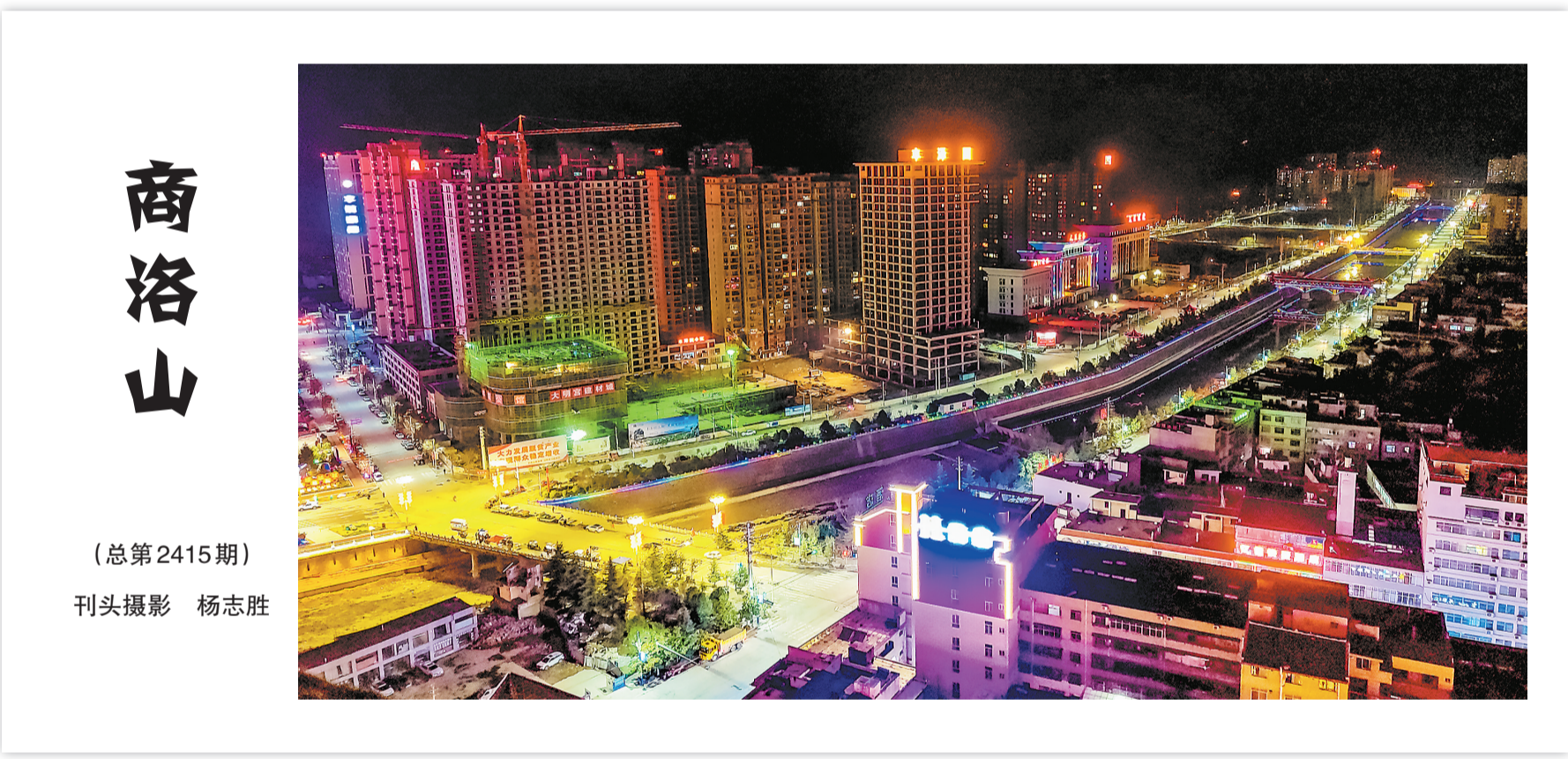
爱怜！因此，垂柳和湖堤成了绝配。尤其是在烟雨的江南，又添了惆怅和迷茫，正所谓烟蒙蒙，雨蒙蒙，相思不断，情更浓。我们平时赞美一个女子的柔情和美貌时，常用的词汇是“柳叶眉”“杨柳腰”“花红柳绿”。柳树的美，和女性的美有着共同的神韵，因此更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喜欢，和梅兰竹菊一样已上升到精神的层面，成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寄情山水的审美符号。

在我们的古典文化中，柳丝是重要的符号，代表着柔情的思绪、不舍的牵绊和无尽的思念。《诗经》中早就有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的句子。古时柳树多栽种在路边舍旁，朋友远行，恋人送别，依依惜别于柔柳之下，眼看着就要各奔东西，情谊长长却又不得不分别，情急之下，折柳相赠，以寄相思。再者“柳”“留”同音，依依难舍之情不言而喻。最经典的，自然是王维的那首《送

元二使安西》：“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此诗后来被谱上曲调，便是一咏三叹的《阳关三叠》。至于李白的《春夜洛阳闻笛》：“谁家玉笛暗飞声，散入春风满洛城。此夜曲中闻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园情。”表达的已不单是离别之情，而是浓浓的思乡之情了。

柳树是落叶植物。在许多地方，入冬后会刚去枝条，成为光亮黑沉沉的砍头柳，灰色天幕下，笨拙的树干看上去凝重、简练，就像是沉默的背影。然而春天一旦来临，它内敛的生命力便会喷薄而出，抽出嫩黄的绿芽，成为早春的使者。

又是一年春柳美，无论朝代怎样更替，世事如何变迁，人生多么坎坷，柳树年年会绿，桃花年年会红，单这柳绿花红，春光无限，就让人心情愉悦、精神振奋！



## 商洛山

(总第2415期)  
刊头摄影 杨志胜

# 早春

王郝鹏

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”略显干黄的草地上，无数隐藏的绿色在等待春的一声号令，不经意间就给大地披上了一件绿衣。孩子们穿着新衣，拉扯着风筝线在空旷处乱跑。在时不时响起的鞭炮、烟花声的热闹氛围中，春天如一位曼妙的少女缓缓向我们招手走来。

花草树木就像春天派来的使者，及时捎来了春天的问候。走在公园里，阵阵清香扑鼻而来，仔细向周边搜索，一片花树映入眼帘，若隐若现如米粒般的花

骨朵爬满了枝头，有些树枝顶端的向阳部位，几枝含苞待放或已然开放的花儿傲然枝头，在春风中晃动着身姿，歌唱着多姿多彩的春天。田间地头，沉睡一冬的麦苗，在春风的召唤下，绿色早已铺满田野，它们尽情地伸展着腰身，精神饱满地茁壮成长。从秋天就逐渐沉寂的树木们，偷偷冒出了新芽，像极了家中来客时的顽童，侧着身子躲在门口向屋里探头，只有仔细看，才会发现。

鸟儿们则带来了春天的口信，不

知何时，窗外的鸟鸣声不绝于耳。晨起的时候，屋外电线上的一群麻雀，“叽叽喳喳”地说着最近的趣闻，好不热闹。高大的白杨树上，喜鹊不经意间飞上枝头，开始向每一个过路的行人送上它的新春祝福。河边的白鹭，时而悠闲地踱着步，时而缓缓飞入河中觅食，引来不少路人观赏、拍照，白鹭也很配合地低头沉思，或往前走动，似乎在追着人们的手机镜头。

人间烟火气，最是暖人心。在外拼

# 大把式

王忠南

人是很容易遗忘的，就如同这篇文章的题目。年前我去西安南郊小寨嘉汇汉唐书城淘宝，每次进入，都有掉进大海般那种感觉，到处都是书，你必须挑你喜欢的一个空间浏览，所以我每次去只到两个地方，一个文学区，一个哲学区，但也不是很绝对，有时也去整排摆放的历史书籍专柜。

《大把式》是我在里面看到的一本书，我翻看了一下又重新放妥。就是这么三个连在一起的字，勾起我诸多回忆。小时候乡村的大把式太多了，有石匠、泥瓦匠、木匠、窑匠等。我父亲就是窑匠，一年四季，除了农忙下地干活，错空就要用背篓把自家地里的土背回家倒在屋场，然后用筛子筛出土里的碎石子，

筛完后倒水和泥，土质好点的用来做瓦，剩下的泥巴做砖。等土坯晒干之后，又一背篓一背篓背去窑上烧。烧窑是个技术活，如何把握火候烧出漂亮的青瓦我一概不知，父亲也没给我讲过。但源于父亲，我从小对乡村那些有手艺的人顶礼膜拜。

西安是我的第二故乡，这座城市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，唐时文人墨客就在这座城市皓首穷经，吟诗作画，无不让人心生向往。咱是泥腿子，如白居易初入唐城所遭遇的，长安米贵，居大不易。这里先不提历史深渊里的老庄与孔孟，他们当然是大把式，我们只能望其项背。单就一个盛唐，就把一座城市活脱脱顶上天，瑰丽，璀璨夺目。盛唐车水马

龙的景象以及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、贩夫走卒，活跃了当时的社会经济。盛极必衰，这是历史的必然。如今留给我们的诗词歌赋，才是珍贵的遗产。李白、杜甫在我心里，他们不仅是大诗人，而且还是大把式。

然而，历史的巨轮是要前进的，李白的“床前明月光”，杜甫的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”都一股脑儿流到文以载道上来。我从小爱看戏，尤其大戏，我一直没弄明白老陕请剧团唱戏舍近求远，家乡距离丹凤县城不到百里，偏偏请河南剧团上来唱豫剧，心里虽然不悦，但还是爱看。直至今日，意识里还有河南豫剧的影子，自己才慢慢琢磨出味儿来，所有的行业，技艺有

高低，而那些大把式留给人们的，会渗入骨髓，永远让人记忆犹新。

扯得有点远。有人说现今的散文小家子气，境界上不去，如同人缺钙，走路没劲。《古文观止》《史记》我都很喜欢，我们要改变，要让文章言之有物，不然老是婆婆妈妈，内容空洞。读外国小说，他们作品除了信息量大，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作品里的哲学内蕴，我们的小说玩不了精神分析和心理学，只能写感官、表皮的东西，还是深陷传统的泥沼不能自拔。

文学创作的道路上，优胜劣汰将成为必然，人只有不断学习，加强修养，提升自己，让自己成为一个大把式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
一本书可能成为姻缘的红娘，也可能是师生缘的纽带。孙见喜老师的《贾平凹之谜》就为我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，也为我结识其本人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。

先说姻缘。三十年前我在广西百色支教，一个星期天上午，我和同事在小镇一角突然看见一个书摊，守摊的是一位年轻姑娘。走上前去，她正在低头看书，我仔细一瞧，啊！是《贾平凹之谜》。

我高兴地问：“你好，这本《贾平凹之谜》多少钱？”她莞尔一笑：“不是卖的，是我的藏书，顺便带来看看。”

“我翻翻。”她友好地递过书。我爱不释手地翻着，最后看了看价格是五块七毛钱。我说：“给你五十七块，把它卖给我行吗？”

“这是我特意收藏的，不卖。”我带着不甘的心恋恋不舍地离开了。

一天，我又去书摊磨蹭，同事知道我的目的后，声音不大不小地说：“难道你们武汉就没有《贾平凹之谜》？”我说：“支教期快满了，后天就回湖北，如果武汉有，还用在你那百色买？”可守书摊的换成了一位大叔，不见那书也不见那位姑娘。

第三天，学校做饭的师傅开着三轮车送我去车站，我向师傅说明事由并让他绕道去书摊碰碰运气。走近书摊，正好是那位姑娘在，我喜上眉梢。师傅倒先替我开了口：“姑娘，这是湖北红安老区来支教的李老师，你看，把你那本《贾平凹之谜》去凝重、简练，就像是沉默的背影。然而春天一旦来临，它内敛的生命力便会喷薄而出，抽出嫩黄的绿芽，成为早春的使者。”

第二次到我支教的小镇是在五年以后。原来那个给我赠《贾平凹之谜》的姑娘，也在我支教的这所乡镇中学任教。由于有那本书作铺垫，我们不但不是同事还成了书友。每天的课余时间经常在一起谈论书。后来我们恋爱了，后来我们结婚了。

一次，妻子拿着这本红色书皮的《贾平凹之谜》，不无感慨地说：“书有缘，人也有缘，这书名、作者都含有暗示：贾平凹做媒，一定是见喜事的。”说起来，还真得感谢孙见喜老师的《贾平凹之谜》这个大“红娘”。

再说我与孙见喜老师的“师生缘”。

2020年暑假，我再次阅读《贾平凹之谜》后，就把这段“姻缘”故事写出来，发表在同年8月30日《西安晚报》上。当时也就觉得好玩，没想到孙见喜老师这样的大作家能看到，更没想到时隔五个多月后的腊月二十八，孙见喜老师打来电话，说他从《西安晚报》上看到我写的《《贾平凹之谜》为媒，收获一段好姻缘》小文后，从报社找来了我的电话。与大作家通话，惊喜之余，显得有些语无伦次。之后孙老师让我加了他的微信，又让我发一张我们夫妻合影给他，说他要送我们一幅字和书籍。晚上八点多，孙老师发来那幅字的照片，上联：“鄂北吉祥天荣光”，下联：“广西慈善桂莲香”，并在下联右上题跋“庚子冬孙见喜书”，盖有先生的四方大印，横额为一个“福”字，联中钤有我和妻子的名字。之后，孙老师又要了我的地址，说明天快递给我。

腊月二十九的上午，孙老师再次电话核对地址，电话里听见嘈杂的声音，我猜想先生是亲自给我快递字和书籍了。先生还嘱咐我将对联裱成金边卷轴，并发来快递单，以便我查收。太感谢先生了，他那么忙，有许多活动要参加，也有家里的来客要应酬，这件事耽误了先生不少的宝贵时间，怎么叫我不感激呢！

大年初一早，我给先生发微信拜年，先生也发来祝福信息。由于在假期，孙先生寄的快递，我是在正月初七的上午收到的，当时高兴的心情无法言表。我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拆，生怕弄坏了里面的字和书籍。当我打开包装的那一刻，首先看到的是一根红丝带捆扎的先生的早期散文集《浐河夜月》、文学评论集《蕉花论语》和《回顾与前瞻——中华文化百年流变》，另外还有一个《美文》杂志社的大牛皮信封，里面装着先生写给我们夫妻的字还有一张《记者报》。我仔细展开先生的墨宝，只见两米长尺幅宽纸上，苍劲有力柔中带刚的“孙体”展现在眼前，顿时感到蓬荜生辉，满堂红光。与先生先前发给我照片上对比，眼前的大而真实、立体，我仔细地端详着，久久不愿移开目光。

端详先生的字，又摸摸先生的书，我感觉到先生的体温和气息，更感觉到先生对从不相识草根的爱和尊重。远在千里外的我，对先生无以回报，敬佩之情只能暗暗藏于心底！

# 书缘

李天荣



国画

陈明玉作